

## 感官隱喻、感覺結構與集體記憶：

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語言為例

黃 雪 蕾<sup>\*</sup>

任 玲 栗<sup>\*\*</sup> 翻譯

### 摘 要

語言、修辭與話語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大陸毛澤東時代的革命語言工程發展出了一系列的技巧和策略，其共同的根據是「政治權力的情感根基」。本文研究的案例是一個長期被遺忘的視角：毛時代政治話語中的感官面向。具體而言，本文試圖探討涉及香與臭的修辭策略如何連結情感，在身體感官層面增進群眾之間的紐帶：訴諸感官經驗的宣傳如何內化政治教義？香與臭的修辭隱喻如何增進崇拜與景仰，激化仇恨與憤怒？本文採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關鍵字研究方法，將具體分析如下與氣味相關的政治語彙：「政治嗅覺」、「屁、尿、糞」等穢語、「鬥臭／批臭」、「香風」和「香花／毒草」，並由此分析革命文化

---

\* 作者現為英國愛丁堡大學亞洲學系副教授。

\*\* 譯者現為北京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中的神經質、粗俗化、無情性、矛盾性等面向，及其在集體記憶中的角色。

關鍵詞：嗅覺、感官、政治語言、毛澤東、革命文化

# **Olfactory Metaphor,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Mao's Revolution

Xuelei Huang<sup>\*</sup>

Ruby Lingli Ren<sup>\*\*</sup> trans.

## Abstract

Language, rhetoric and discours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 wide range of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of revolutionary linguistic engineering were developed during the Mao era, and a common foundation of such techniques was what may be called “the emotional roots of political power.” This essay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the largely overlooked sensory dimension of political language and discourse in Maoist China. It demonstrates the ways in which rhetorical references to stench and fragrance engaged with emotions, forging the bond between members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ty of Communist China at the biological/corporeal level. How was sensory perception employed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Post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by propaganda to internalise political doctrines? How did the imageries of the fragrant and the foul serve to stimulate admiration and worship, and to instigate agitation and hatred? Adopting the keywords approach initiated by Raymond Williams, this essay studies such smell-related keywords and phrases such as “the political sense of smell,” a range of scatological utterances, “to struggle against/condemn somebody until s/he stinks” (*douchou*鬥臭/*pichou*批臭), “fragrant breeze,” and “fragrant blossoms/poisonous weeds.” In doing so, I explore the themes of revolutionary neurosis, rudeness, ruthlessness, the polarisation of love and hatred and their roles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smell, the senses, political language, Mao Zedong, revolutionary culture

## 感官隱喻、感覺結構與集體記憶：

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語言為例<sup>\*</sup>

黃 雪 蕾

任 玲 栗 翻 譯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sup>1</sup>

---

<sup>\*</sup>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9年10月4-5日國立政治大學高教深耕「東亞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國際拔尖計畫與「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歷史記憶與概念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鄭文惠教授及會議主辦團隊的邀約，論文討論人劉季倫教授及兩位匿名評審的諸多建議令作者受益匪淺，在此一並致謝。本文原稿為英文，感謝任玲栗將其翻譯成中文，終稿由作者修訂校閱。

<sup>1</sup>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詩刊》1957年第1期，頁4-5。

## 一、前言

獨立寒秋，33歲的毛澤東（1893-1976）眼望著湘江北去，立身在橘子洲頭，眼前萬山紅遍、層林浸染；置身於廣漠的宇宙，他叩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毛澤東在其著名詩作〈沁園春·長沙〉中描畫了此一抒情沉思的時刻。1925年秋，革命生涯早期的毛澤東創作了這首詞，由於文化地位低下，在以菁英知識分子為主導的新生中國共產黨小圈子裡，他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sup>2</sup>帶著對工作的不滿和身體的疾病，他於1924年冬從上海回到了湖南老家。1925年，在積極參與當地農民運動的過程中，他對中國革命中的農民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sup>3</sup>農民問題在當時並不為共產主義者所重視，然而誠如我們現在所知，此問題將在中共革命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新的革命經驗對毛澤東的啟發與鼓舞體現在了此詩第二節中——急轉而至的狂傲不羈一掃第一節的抒情悵惘，他回憶起風華正茂、自由不羈的學生時代，與同學一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糞土」一詞在這首詩作的典雅詞藻中顯得尤為醒目，其獨特的用法令翻譯成為難題，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11-1983）將其譯為「他們蔑視古代的封建領主」（They despised the ancient feudal lords），但他承認此譯法減輕了衝擊力，而毛的「糞土」一詞表達了「一種強烈的蔑視」。<sup>4</sup>如果考慮其當時的「流放」狀態，則不難理解這叛逆的、反知識分子的情緒從何而來。筆者認為，毛澤東

---

<sup>2</sup> 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0.

<sup>3</sup> Jerome Ch'en and Michael Bullock,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96-98；逢先知：《毛澤東年譜》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40-147。

<sup>4</sup> Robert Payne,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The Literary Review* 60, no. 3 (2017): 22.

對「糞土」這一粗俗詞彙的使用深具象徵意義：一方面，它象徵著毛澤東革命「深入社會底層、把世界翻個底朝天」<sup>5</sup>的願景；另一方面，它預示著感官在日後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將發揮強大的修辭功能。一言以蔽之，「糞土」象徵著農民文化，並以其低俗性對抗地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切當權者，而這正是毛澤東於1925年開始設想的農民革命。

由此可見，毛澤東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而絕非僅為普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詩人，操縱語言（尤其是粗俗語言）以服務政治目的的策略，將在其未來的政治事業中發揮到極致。本文將分析毛澤東時代政治語言中的嗅覺語彙、象徵和隱喻，以反思這一現象。筆者認為，「惡臭」的語言並非僅是共產主義宣傳一時的產物，它實則發揮了更深層的作用，將革命內化於心理、生理和感官層面，形塑新的感覺結構，並在中國人對革命的集體記憶中留下持久的烙印。若套用毛的名言「靈魂深處鬧革命」，嗅覺語彙的功能則在於「細胞深處鬧革命」；這一現象既是革命性的，也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它表明感官的力量遠遠超出個人的感覺機制，借助語言和政治到達了更為複雜的公共生活領域。<sup>6</sup>

政治與語言密不可分。<sup>7</sup> 在反思現代歷史的動盪軌跡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sup>5</sup> Apter and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108.

<sup>6</sup> 感官文化研究（Sensory Studies）近幾十年來吸引相當的學術興趣，英文文獻綜述參見David Howes, “The Expanding Field of Sensory Studies,” accessed July 19, 2021, <http://www.sensorystudies.org/sensorial-investigations/the-expanding-field-of-sensory-studies/>；中文研究成果參見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嗅覺研究參見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收於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頁63-102。

<sup>7</sup> John Joseph,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等傑出的思想家都批判性地考察了政治和語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中國的共產革命中，修辭和話語同樣至關重要。正如大衛·阿普特（David Apter, 1924-2010）和托尼·賽奇（Tony Saich）所言：「或許沒有任何重大革命比中國革命更依賴於革命話語」。<sup>8</sup> 紀豐員（Fengyuan Ji）則將中國比作一個實驗室，而毛在此進行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控制最為嚴密的語言工程實驗」。<sup>9</sup> 這一課題引發了持續的學術興趣，許多研究都指出文字、符號、隱喻和儀式對於打造「話語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的作用。所謂「話語社群」，是一個由毛和他的政黨機器賦予意義，並以紀律來維持的道德空間；它最初出現在延安，1949年之後則存在於中國大陸。<sup>10</sup> 話語社群所倚賴的革命語言和修辭工程構成了「政治權力的情感根基」，<sup>11</sup> 而主導情感則如白魯恂（Lucian Pye, 1921-2008）所描述，是「對仇恨的執念和對孤立敵人的狂熱」。<sup>12</sup>

嗅覺與革命話語的情感根基有著深刻的聯繫。通過研究被廣為忽視的共產主義宣傳中的感官面向，本文將揭示嗅覺政治詞彙如何形塑感覺結構、凝聚話語社群中的成員。筆者將採用威廉斯提出的關鍵詞研究方法，分析數據庫中的毛澤東著作、政黨文獻和官方報刊等材

---

<sup>8</sup> Apter and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x.

<sup>9</sup> Fengyuan Ji, *Linguistic Engineering: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ao's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3. 中文由本文作者自譯。

<sup>10</sup> 「話語社群」是阿普特和賽奇書中提出的核心命題，其定義詳見Apter and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6, 35. 其它相關著作見Michael Schoenhals,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Five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Xing Lu,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mpact on Chinese Thought,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Ban Wang,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2010).

<sup>11</sup> Apter and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5.

<sup>12</sup> Lucian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1968), 67.

料。<sup>13</sup> 筆者對四組與氣味相關的關鍵詞進行譜系分析：（1）「政治嗅覺」、（2）「屁、屎、糞」等穢語、（3）「鬥臭／批臭」，以及（4）「香風」和「香花／毒草」。這一系列嗅覺詞彙連結生物和社會領域，揭示出神經質、粗俗化、無情性和矛盾性等中共革命文化的特質。在詳細考察這些關鍵詞之前，本文將首先簡述先秦典籍中的嗅覺語言，為理解毛的嗅覺修辭提供語言和文化的背景。

## 二、「馨」與「腥」

先秦文化中常以嗅覺語彙來闡釋人性、道德和國家治理。<sup>14</sup> 對香的渴望和對臭的厭惡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先秦典籍以此為類比辨析思想，耳熟能詳的句子已潛入中國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如「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sup>15</sup> 「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sup>16</sup> 此外，香和臭的隱喻更多用來闡明倫理道德和政治問題。荀子（約313-約238BC）借助一系列感官類比闡釋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禮」：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

<sup>13</sup>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文主要使用的兩個數據庫為：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以下簡稱「運動史數據庫」），網址：<http://ccrd.usc.cuhk.edu.hk/Default.aspx>；《人民日報》數據庫，網址：<http://rmb.egreenapple.com.ezproxy.is.ed.ac.uk/>，檢索日期：2021年5月7日。以下茲不贅註。

<sup>14</sup> 本文主要簡述中國文化之根基的先秦文化中的氣味語彙，更詳盡的研究另需專文展開。

<sup>15</sup> 《禮記·大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liji/daxue>，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sup>16</sup> 《莊子·知北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zhuangzi/knowledge-rambling-in-the-north>，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樾貌，越席床第幾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sup>17</sup>

荀子建立了香氣與身體／道德秩序的關聯，漢代的儒家典籍《說苑》則引用了一段據稱孔子（551-479BC）的話，闡明了道德感化的觀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sup>18</sup>

嗅覺的道德維度進一步延伸到了政治領域，如《尚書》記載，周王對臣子進行道德訓誡時援引商紂的例子——他窮奢極欲、荒淫無度，甚至在亡國之際仍執迷不悟，對此，周王認為：「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sup>19</sup> 缺乏馨香的美德和積累惡臭的民怨，則成為商紂暴政的感官隱喻，類似的比喻也可見于《尚書》的其他章節，如談及酷刑的危害：「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sup>20</sup> 這些段落均以「馨」／「腥」二分法為核心，激發對仁治和暴政的兩極化情緒。同樣的修辭也出現在《國語》中：

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sup>21</sup>

<sup>17</sup> 《荀子·禮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xunzi/li-lun>，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sup>18</sup> 劉向：《說苑·雜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shuo-yuan/za-yan>，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sup>19</sup> 《尚書·周書·酒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shang-shu/announcement-about-drunkenness>，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sup>20</sup> 《尚書·周書·呂刑》，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shang-shu/marquis-of-lu-on-punishments>，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sup>21</sup> 《國語·周語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guo-yu/zhou-yu-shang#n24470>，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以往的研究通常將儒家思想中「德」的概念與聽覺相聯繫，強調「德」經由聲音傳播，<sup>22</sup>但事實上，嗅覺也是表徵德行的重要感官隱喻。自漢代以來，因絲綢之路的開發和佛教的引入，嗅覺感官文化產生巨大轉向，來自西域的香文化日漸成為文人傳統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因此衍生出更複雜多元的感官文化意涵。<sup>23</sup>但總體而言，先秦思想中美德／馨香與敗壞／腐臭的二分法是嗅覺修辭的基石，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話語亦巧妙地建立於此傳統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共產主義宣傳中幾乎沒有與國家治理相關的嗅覺隱喻，顯然道德紀律所針對的是群眾和敵人，而不是統治者自身。與此同時，政黨機器也發展出了獨特的嗅覺敘事和寓言，提高革命神經系統和「政治嗅覺」的敏感度便是其中之一。

### 三、「政治嗅覺」：革命多疑症

毛澤東想必擁有敏銳的嗅覺。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在其著名講話〈整頓黨的作風〉中，他呼籲同志們「提高嗅覺」，並且「對於任何東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鑒別其好壞」。<sup>24</sup>嗅覺最原始的生理功能之一是辨別食物的腐壞，毛的生動比方將政治判斷與此生物本能相勾連，成為毛時代嗅覺政治的元話語之一。嗅覺的另一項生理功能是警備與覺察危險，另一嗅覺政治元話語與此相關。在1955年「胡風事件」中，毛宣稱，鑒於敵人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所以「我們

---

<sup>22</sup> Jane Geane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23-27.

<sup>23</sup> 有關中國香文化的歷史綜述，參見傅京亮：《中國香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有關傳統嗅覺文化的人文意涵，參見Xuelei Huang, "Aromas of the Red Chamber," in *The Cesspool and the Rose Garden: The Social Life of Smell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sup>24</sup>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收於《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27。

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sup>25</sup> 此後，「政治嗅覺」一詞成為政治運動中不可或缺的話語，生動展現了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嗅覺的第三項生理功能是感受氣氛與情緒，毛澤東的嗅覺隱喻也巧妙地奠基於此。在1955年一次會議上，毛敦促一些「老是鑽到公事堆裡頭」的同志更多地接觸群眾，否則「就嗅不到政治氣候，鼻子很遲鈍，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麼時候有什麼氣候，聞不到」。<sup>26</sup> 毛在此強調預見問題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技能，因此，培養「政治嗅覺」的感受與直覺能力至關重要。

毛澤東的嗅覺隱喻遵從了生物邏輯，與科學家發現的嗅覺在物種生存中的作用不謀而合——判斷食物好壞、警戒與規避敵人以及通過直覺的感受尋找合適的配偶。<sup>27</sup> 當然，這些功能有所重疊，在政治領域同樣如此，毛澤東在演講和著作中都展示了對「政治嗅覺」的靈活運用。例如，批判胡風（1902-1985）時他提到：「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sup>28</sup> 1957年3月8日，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康生（1898-1975）指出一些人對百花運動的政策持懷疑態度，毛回答說：「所以我在會上嗅出這股味道」。<sup>29</sup> 這一看似不經意的回答反映了毛澤東典型的敏感個性，乃至多疑症，他希望憑藉自己的「政治嗅覺」來感知和評估政治氣候，同時也指示幹部們發展同樣的技能，如1957年他對省委書記們說：

---

<sup>25</sup> 毛澤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收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67。

<sup>26</sup> 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收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10。

<sup>27</sup> Richard Axel, "Scents and Sensibility: A Molecular Logic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Nobel Lecture (December 8, 2004),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0,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axel-lecture.pdf>, 234-236.

<sup>28</sup> 毛澤東：〈編者按〉，《人民日報》第2版，1955年5月13日。

<sup>29</sup> 〈毛澤東和文藝界人士的談話〉，1957年3月8日，運動史數據庫。

「上邊放的屁不全都是香的，這裡也有對立，有香也有臭（北京包括在內），一定要嗅一嗅。」<sup>30</sup> 總之，「毛體」（Maospeak）中的嗅覺類比俯拾皆是，而鍛煉「政治嗅覺」為首要之任務。<sup>31</sup> 筆者認為，對於「話語社群」中的成員而言，這一修辭促進了其革命神經系統的日益敏感和政治多疑症的形成，並且在頻繁的政治運動和事件中，不斷經由懲罰和規訓得以加強；與此同時，嗅覺語彙也在反復使用中獲得了自身獨特的政治能量，下文將就此作進一步探討。

20世紀50年代初，羽翼未豐的共產黨政權感受到了強烈的不安：國民黨間諜、美帝國主義以及隱蔽的內部敵人都是潛在的威脅。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不難理解為何毛澤東會號召幹部群眾鍛煉政治神經，「提高政治嗅覺」這一短語因此頻繁出現在針對各種「反革命事件」的宣傳文本中：小至1951年被稱作「零陵事件」的縱火案，<sup>32</sup> 大至1955年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政黨派系鬥爭，<sup>33</sup> 以及影響巨大的胡風事件。<sup>34</sup> 訓練政治嗅覺最關鍵的一課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人們通常認為，百花運動中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提出了坦誠批評，而反右是毛澤東的復仇，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毛時代的一個關鍵轉捩點。毛澤東在政策中的自相矛盾造成了廣泛的困惑，給知識分子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毛和他的宣傳部門用來掩蓋此內在矛盾的修辭手段

<sup>30</sup>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1957年1月，運動史數據庫。

<sup>31</sup> 「毛體」（Maospeak）的概念由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李陀等人提出，意指毛及其宣傳機器使用的語言風格，1940年代之後廣為傳播，成為社會「通行語」（lingua franca）。詳見Geremie R. Barmé, “New China Newspeak,”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0, <http://chinaheritage.net/archive/academician-archive/geremie-barme/grb-essays/china-story/new-china-newspeak-%E6%96%B0%E5%8D%8E%E6%96%87%E4%BD%93/>.

<sup>32</sup> 〈對於反革命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人民日報》第1版，1951年3月7日。

<sup>33</sup> 〈黨的歷史上的重大勝利〉，《人民日報》第1版，1955年4月10日。

<sup>34</sup> 茅盾：〈提高警惕，挖盡一切潛藏的敵人〉，《人民日報》第3版，1955年6月15日。

之一便與嗅覺相關，這或許可歸因於嗅覺固有的非理性和曖昧性。

這一修辭的核心即在於以政治嗅覺來分辨右派。1957年4月，反右運動正式開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1896-1984）宣稱，他可以嗅到某些自由主義言論中釋放的右派氣息，這充分展現了其政治敏感性。<sup>35</sup> 山東《大眾日報》社論使用了同樣的修辭：「說這些話的是哪些人呢？人們嗅了一嗅，原來不是別人，仍然是那些借黨整風的機會，以『鳴放』為名，企圖推翻社會主義的少數右派野心分子。」<sup>36</sup> 另一案例則更生動地表明在當時動盪的政治氣候下，嗅覺能夠服務於不同訴求的曖昧本質。百花運動中，《文匯報》曾撰文讚揚北京大學師生對黨的誠摯批評，然而在風向突變的反右運動中，該文開始遭受批判，北京大學學生會運用了如下修辭加入批判行列：「最初，我們也嗅到這篇報導和我校右派分子的氣味相同，但對它的更陰險的目的還沒有看得很透。然而，一系列的事實擦亮了我們的眼睛。」<sup>37</sup> 此類言行都遵循了毛關於提高政治嗅覺的指示，它們共同的特點是缺乏以證據為基礎的邏輯推理。感官感受可以被用在任何有利的方向上，因此，訓練政治敏感的鼻子，使其能夠識別變化無常的政治氣候就變得至關重要。這正是從反右到文革一直伴隨中國人的革命多疑症的根源。

然而弔詭的是，黨的宣傳又同時試圖將「政治嗅覺」理性化。1957年9月反右運動高峰時期，時任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1907-1989）在一次著名講話中表示：「人們的立場不同，嗅覺視覺也跟著不同了。」<sup>38</sup> 在運動期間成為學習材料的另一篇長文對此問題展開了

---

<sup>35</sup> 〈李維漢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4月4日，運動史數據庫。

<sup>36</sup> 〈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大眾日報》，1957年6月18日，運動史數據庫。

<sup>37</sup> 北京大學學生會：〈北京大學學生會抗議《文匯報》歪曲真相、到處點火〉，《文匯報》，1957年7月7日。

<sup>38</sup> 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人民日報》，1958年2月28日。

更細緻的「理論」探索，作者楊耳（?-?）的核心觀點是：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決定了他的情感和 political 嗅覺，因而解釋了為何許多工人和農民對右派的攻擊比知識分子更敏感，他最後總結道，要真正堅定社會主義立場，就必須把「非無產階級的情感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情感，把麻木的政治嗅覺轉變為敏感的政治嗅覺」。<sup>39</sup> 周揚和楊耳都旨在把嗅覺的直覺感受功能理性化，與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勾連，這正是共產黨在感官和心理層面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教化方法。<sup>40</sup> 到文革時期，「政治嗅覺」的使用不再模稜兩可。例如，文革之初，《解放軍報》的一篇社論堅決表示：「真理在我們手裡，我們的幹部戰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嗅覺靈敏，眼睛雪亮，能夠分清敵我，明辨是非」。<sup>41</sup> 《文匯報》一篇社論頌揚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革命造反派」被描述為「目光最銳利，嗅覺最靈敏，鬥志最旺盛」。<sup>42</sup> 除此之外，「缺乏政治嗅覺」成為「右派」知識分子檢討書和自我批評中頻繁出現的短語，這些知識分子包括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1910-2005）、物理學家錢學森（1911-2009）、數學家蘇步青（1902-2003）、藝術家黃藥眠（1903-1987）等等。<sup>43</sup>

總而言之，毛澤東巧妙運用嗅覺的生物與社會邏輯，將「政治嗅覺」納入「話語社群」的營運規則之中。從建國早期的政治事件，到

<sup>39</sup> 楊耳：〈談立場問題〉，收於共青團長春市委宣傳部編印：《反右派鬥爭學習材料》，1957年，運動史數據庫。

<sup>40</sup> 有關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議題，參見Yinghong Che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sup>41</sup>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解放軍報》，1966年5月4日。

<sup>42</sup> 《文匯報》編輯部：〈革命造反有理萬歲〉，《文匯報》，1967年1月6日。

<sup>43</sup> 費孝通：〈費孝通給中央民族學院蘇克勤副院長的一封信〉，1957年8月，運動史數據庫；新華社：〈錢學森等在科學工作者集會上痛斥右派〉，《人民日報》，1957年6月22日；戈：〈學生紛紛集會 教師連日報告：復旦大學師生反右派鬥志昂揚〉，《解放日報》，1957年7月1日；黃藥眠：〈我的檢討〉，《人民日報》第10版，1957年7月19日。

反右運動，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的「政治鼻子」在懲罰與規訓中接受了嚴格的教育和再教育，感官私人話語介入了公共領域，促進了政治神經系統的強化和革命多疑症的廣泛傳播。這一嗅覺革命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還有更多面向。

#### 四、「糞、屎、屁」：革命的粗俗性

阿普特和賽奇指出，毛澤東的每一次重要講話都是「親密策略」（strategy of intimacy）的典範——在政治宣講中揉雜俚俗笑話、傳統典故和庶民話語，使他的演講常常具有「表演性」，能夠產生強烈的情感說服效果。<sup>44</sup> 筆者認為，毛對穢語的偏愛正是此親密策略的一部分。與排泄物相關的髒話在全世界不同語言中均屬常見，並總與「下層」階級相關聯。毛體中的穢語在修辭上和政治上都深具意涵，與其宣導的群眾路線相合，以「革命的粗俗性」翻轉傳統士大夫文化，對「話語社群」成員的感覺結構和集體記憶產生深遠影響。<sup>45</sup> 本節將首先分析毛澤東的演講與著作中的穢語，在此基礎上考察此語言現象如何進一步傳播，形成更廣泛意義上的革命粗俗性。

早在1933年8月在江西動員群眾抵抗蔣介石的進攻時，毛澤東就講到：「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sup>46</sup> 1945年7月，他以同樣的比喻指責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 1883-1963）支持蔣介石（1887-1975）和國民黨的政策，毛警告說，如果這一政策繼續，美國政府將會陷入一個

<sup>44</sup> Apter and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87.

<sup>45</sup> 對「革命粗俗性」的研究參見Elizabeth Perry and Xun Li, "Revolutionary Rudeness: The Language of Red Guards and Rebel Workers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London: Routledge, 2003), 221-236.

<sup>46</sup> 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收於《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24。

「又臭又深的糞坑」。<sup>47</sup>「狗屎」是毛澤東擅用的詆毀敵人的又一穢語，在談及他的黨內敵人張國燾（1897-1979）時，毛將他比作最終將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的頑固分子。<sup>48</sup>此外，毛氏風格的粗俗言論中還大量涉及「屁」。例如，面對黨外的批評，毛澤東說：「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sup>49</sup>此語出自1957年1月百花運動期間，事後看來，它或許預示著針對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的風暴即將來臨，儘管鼓勵（芬芳的）「百花齊放」，實則任何批評都是「放屁」，將因其惡臭而遭受懲罰，在毛澤東的嗅覺話語體系中，芳香與污穢常構成可逆的辯證關係。

「惡臭」的語言在毛體中比比皆是，伴隨著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與日俱增，粗俗成為了革命時尚，穢語氾濫於官方演講、媒體文章、大字報、紅衛兵出版物和檢討書等各類政治文本中。黨的幹部都以「毛體」為樣本說話，或直接照搬毛的原話。毛澤東夫人江青（1914-1991）的講話中就常夾帶髒話，例如，在回應電影生產方面針對她的攻擊時，她說：「這些話是放屁，我們自始至終在抓。」<sup>50</sup>解放軍元帥賀龍（1896-1969）則引用毛澤東的話來指示同志們反對教條主義：「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sup>51</sup>官方媒體則更為粗俗的革命語言風潮添磚加瓦。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號稱援引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話，將所謂的修正主義者比作「工人運動後院

<sup>47</sup> 毛澤東：〈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收於《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1115。

<sup>48</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收於《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37。

<sup>49</sup>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收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55。

<sup>50</sup> 〈江青聽取上海樂團音樂會時的講話〉，1973年10月29日，運動史數據庫。

<sup>51</sup> 〈賀龍關於改進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指示〉，1965年8月，運動史數據庫。

糞堆裡的一群雞」。<sup>52</sup>到了文革期間，媒體語言的低俗程度不斷升級，毛澤東的「惡臭」格言被不斷複製。一篇《北京日報》社論號召讀者與「走資派」鬥爭，直到他們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同樣的片語也出現在《紅旗》雜誌中，以警告那些違背毛主席思想的人。<sup>53</sup>

既然尊敬的毛主席、主席夫人、高級幹部以及官方媒體都熱衷於使用「群眾的語言」，穢語在各類草根政治文本中便愈加盛行。大字報是毛時代群眾運動的特色產物，在一張大字報中，一位解放軍文藝工作者這樣寫道：「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即使是毒草，也可以肥田。劉司令員為什麼說不對的話等於放屁呢？」<sup>54</sup> 1966年的一幅「革命對聯」則是：「老子革命我革命事實如此，你娘放屁你放屁臭氣冲天」。<sup>55</sup> 同年，某紅衛兵團體發表了一份反對儒家思想的宣言，其中引用了毛的詩句「糞土當年萬戶侯」，然後宣布：「我們就是要騎在『聖人』頭上拉屎拉尿！」<sup>56</sup> 穢語將文革文化中的「瀆神論」具象化，傳統文化中以薰香表達對聖人、神靈和祖先的崇敬，而共產主義革命旨在「把世界翻個底朝天」，穢語在感官層面為此目標推波助瀾。

滾雪球效應之下，粗俗的感官語言文化也波及到知識分子。著名散文家邵燕祥（1933-2020）的一篇〈思想彙報〉中便包含惡臭詞

<sup>52</sup> 《人民日報》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人民日報》第1版，1963年9月13日。

<sup>53</sup> 《北京日報》編輯部：〈紅衛兵小將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鋒〉，《北京日報》，1967年7月21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紅旗》第12期（1967年8月1日）。

<sup>54</sup> 李凌：〈向劉司令員吹些和風細雨〉（大字報），1957年5月，運動史數據庫。

<sup>55</sup>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宣傳處：《革命對聯選》，1966年9月22日，運動史數據庫。

<sup>56</sup> 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火燒孔家店——討孔宣言〉，1966年11月7日，《討孔戰報》，1966年11月10日，運動史數據庫。

彙，並闡發了對毛氏辯證法在嗅覺領域的運用。報告中他反思自己在勞改農場幹髒活的態度，首先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片段：「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緊接著，邵燕祥指出，更重要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必須認識到：「只有感到自己的世界觀、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比一切污泥濁水、牛屎糞尿還髒還臭時，才為思想的飛躍準備了條件，才是感情起了變化，最最重要的變化」。<sup>57</sup>

此文揭示了毛澤東政治修辭中有關芳香與污穢的一個悖論。一方面，他用穢語妖魔化敵人；另一方面，他又將糞便、惡臭和污穢打造成無產階級革命的象徵，成為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武器。就此而言，將知識分子送到「牛棚」、懲罰他們清掃廁所等都深具象徵意義：它們既是羞辱的手段，也是教育的手段，並通過感官的內在力量得以實現，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革命文化中的穢語時尚。當不同性別、階級、年齡和教育背景的人紛紛說起（或被迫說起）髒話，如此之語言轟炸對其接收者會產生何種心理影響？此問題很難得到答案，在革命文化中，許多人根本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早在發聲前，他們就已經被「搞臭」或「鬥臭」了，此種毛時代特有的政治清洗技巧將是下節討論的重點。

## 五、「鬥臭／批臭」：革命的無情性

「鬥臭」和「批臭」是與「批鬥」同時誕生的，眾所周知，批鬥大會是毛澤東時代的典型政治景觀，集中展現了羞辱階級敵人的修辭與實踐技巧。<sup>58</sup>「批臭」與「鬥臭」巧妙運用嗅覺的直觀感受能力，

<sup>57</sup> 邵燕祥：《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扎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69。

<sup>58</sup> Lu,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40-142.

將冷酷無情的革命精神發揮到極致。本節將在文革政治的特殊文化背景之下，梳理這兩個可同義互換的詞彙的發展譜系。

「鬥臭」與「批臭」的產生有其先在的語言文化基礎。毛澤東的著作中不乏包含「臭」的語彙，並廣為流傳，例如，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他把繁冗的官樣文章比作「又臭又長」的懶婆娘的裹腳布，並號召同志們將此文體扔進垃圾桶。<sup>59</sup> 毛澤東還給知識分子起了一個廣為人知的綽號——「臭老九」，表明他們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等九類反動分子中地位最為低下。<sup>60</sup> 此外，一些與臭味相關的成語也頻繁出現在毛時代的政治語言中。例如，「遺臭萬年」被廣泛用於詆毀那些註定要「留下惡名」的反動分子，如《人民日報》批判胡適（1891-1962）撰寫於1922年的〈國際的中國〉一文，認為「真是應該遺臭萬年的洋奴賣國賊的供狀」；「把大叛徒劉少奇批得遺臭萬年」更是隨處可見的口號。<sup>61</sup> 此外，1946年至1976年間，「臭名昭著」在《人民日報》上共出現了828次，而用以詆毀反革命集團和小群體的「臭味相投」和「臭氣相投」亦比比皆是。

發明「批臭」與「鬥臭」的直接靈感或許源於「搞臭」這一民間俚語。1950年代初期，「搞臭」一詞只零星出現於政治文本中，例如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一份內部文件指出，毛澤東曾批示五反的第一項工作是宣傳動員，「使資產階級在群眾中的影響完全搞臭，在政治地位上完全陷於孤立」。<sup>62</sup> 1957年之前，「搞臭」在《人民日報》數據庫中僅出現兩次，然而1957年至1959年反右運動期間，該詞的出現頻率急劇增加，共計70次，在此後的1960至1965年間，則僅出現10

<sup>59</sup> 毛澤東：〈反對黨八股〉，收於《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834。

<sup>60</sup> Kwok-sing Li, ed.,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28.

<sup>61</sup> 汪子高等：〈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人民日報》第3版，1954年12月7日；〈把大叛徒劉少奇批得遺臭萬年〉，《人民日報》第3版，1969年2月7日。

<sup>62</sup> 〈中央轉發華東局關於五反的全面策略觀點和部署計劃〉，1952年3月22日，運動史數據庫。

次。<sup>63</sup> 1958年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搞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詳盡闡述了「搞臭」這一概念的政治生物學邏輯。作者指出，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確實是極臭的」，所以「必須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又髒又臭的本質擺到光天化日之下，讓這種濃烈的臭氣使任何人都掩鼻而去，這樣才會使那些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麻醉的人們清醒過來」。<sup>64</sup> 該文顯然採用了毛澤東的「親密策略」，依靠通俗易懂的嗅覺比方，對資產階級進行道德指控，它預示著一種更具攻擊性的語言將在文革中盛行——「批臭」和「鬥臭」正是這類語言的典範。

文革之前，「批臭」、「鬥臭」並不常見於官方文件與媒體中；然而，毛澤東在反右期間的一次談話或許能夠解釋他日後發展出的「批臭」知識分子的策略。1957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茶話會上說，懲罰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如蕭軍（1907-1988）、丁玲（1904-1986）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批臭」。<sup>65</sup> 質言之，毛澤東認為，相比於控制其身體，摧毀敵人聲譽是更為有效的方法，而「批臭」的方法論依據是人類皆能理解的嗅覺生物代碼。這一直覺與他在掌權前以「糞土」為動詞貶斥「萬戶侯」的獨特用法相呼應。此後不久，「批臭」這一新詞便顯示出強大的政治能量，成為「靈魂深處鬧革命」的實踐手段。

文革伊始，「批臭」、「鬥臭」開始在媒體上爆炸性地出現：1966年至1969年，「批臭」在《人民日報》上出現972次（1946年至2012年間共出現1350次），「鬥臭」出現568次（1946年至2012年間共出現586次）。「鬥臭」首次出現在1966年4月19日《人民日報》批

---

<sup>63</sup> 此統計數據來自於對《人民日報》數據庫的檢索。出現「搞臭」的早期例子有：〈堅決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第3版，1957年9月13日。毛澤東講話中也出現該詞：〈毛澤東在武漢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4月6日，運動史數據庫。

<sup>64</sup> 〈搞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民日報》第1版，1958年4月13日。

<sup>65</sup>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1957年1月，運動史數據庫。

判吳晗（1909-1969）的一篇文章，眾所周知，吳晗事件是毛澤東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該作者寫道：「我們一定要把一切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鬥垮、鬥臭」。<sup>66</sup> 1966年6月，「批臭」首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凡是違背、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職務多高，不管他是什麼『權威』，我們都要把他揭露出來，放到光天化日之下，把他駁倒批臭」。<sup>67</sup>

縱覽這批文章可發現，「鬥臭」與「批臭」常以排比形式出現，在鏗鏘的節奏感中完成革命大批判。「鬥臭」通常與「鬥倒」和「鬥垮」搭配，例如，清華大學學生撰寫的一封公開信題為〈鬥倒鬥垮鬥臭一切黑幫〉。<sup>68</sup>「批臭」也有其固定搭配的詞組，例如，在批判劉少奇（1898-1969）的運動中，《人民日報》報導宣稱，紅衛兵「決心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動員廣大革命師生，把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理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決定性的勝利」。<sup>69</sup> 這些詞彙有時也與毛澤東的格言一起出現，以強化革命的無情性。《人民日報》的另一篇文章繼續強調「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使他們真正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sup>70</sup> 另一位作者寫道：「我們一定要把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鬥臭，讓他到歷史的垃圾堆裡去『修養』吧！」<sup>71</sup> 而「狗屎堆」與「垃圾堆」的隱喻均來自

<sup>66</sup> 〈鬥垮吳晗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人民日報》第5版，1966年4月19日。

<sup>67</sup>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第1版，1966年6月6日。

<sup>68</sup> 〈鬥倒鬥垮鬥臭一切黑幫〉，《人民日報》第2版，1966年8月10日。

<sup>69</sup> 〈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幟積極投入戰鬥〉，《人民日報》第1版，1967年4月3日。

<sup>70</sup> 〈革命大批判的模範〉，《人民日報》第2版，1967年7月21日。

<sup>71</sup> 鄒文遠：〈把我國的修正主義總後台掃到歷史垃圾堆裡去〉，《人民日報》第4版，1967年4月11日。

毛澤東的著作。

林培瑞（Perry Link）的研究指出，毛時代的政治口號與宣傳文本中普遍使用古典韻律和排比，儘管借助舊文化本身來攻擊舊文化在本質上自相矛盾，但這些語言特質無疑具有強大的政治力量。<sup>72</sup>此外，這種力量還植根於先秦典籍中強調「腥」與道德腐敗之間的內在聯繫，成為深具中國特色的政治感官語言文化。然而，嗅覺感受的另一極——「馨」，卻在社會主義嗅覺隱喻中極為鮮見，只有少數例外。

## 六、「香風」與「香花」：革命辯證法

在頌揚毛主席的宣傳文化中，紅、光、亮等與太陽的視感和觸感相關的符號無處不在，而芳香的隱喻卻極為鮮少。<sup>73</sup>象徵美德和仁治的香氣在先秦典籍中十分豐盈，而毛時代的宣傳文化並未繼承此傳統，或許因為無論是傳統小說戲曲還是近代以來的西方文化，香氣與消閒階層的趣味關聯過於緊密。然而，「香風」與「香花」卻是例外——前者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詞，因此成為批判的對象；後者則代表以政治為判準的優秀文藝作品，與「毒草」相對立。

「香」在這兩個政治語彙中內涵恰相反，體現了革命話語的內在矛盾性，以及氣味在特定歷史語境中複雜多變的內涵。

「香風」一詞源於1962年的舞臺劇《霓虹燈下的哨兵》（以及1964年的同名電影，後簡稱《哨兵》）。該劇誕生於「學習南京路上好八連」政治運動，「好八連」參與了「解放」上海的戰爭，並自此駐守上海南京路，《哨兵》講述了該連隊戰士如何抵擋都市誘惑，

---

<sup>72</sup> Perry Link,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有關毛時代政治語言，詳見頁5、33、42、105。

<sup>73</sup> Perry and Li, "Revolutionary Rudeness," 229-230.

與反革命活動展開堅決鬥爭的故事。<sup>74</sup>除了廣為人知的「大染缸」和「糖衣炮彈」外，「香風」是此劇貢獻的另一個政治符號，喻指城市中的物質誘惑，腐蝕意志薄弱的共產主義戰士。這一符碼源自中國文學戲曲傳統，<sup>75</sup>同時又植根於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資本主義帶動的香水消費潮流，體現了香氛與情慾享樂相勾連的生物與社會邏輯。簡言之，「香風」的嗅覺意象所指代的奢靡之風和消費主義，可以被統稱為革命的敵人；共產主義戰士只有經受住「香風」的誘惑，才能在完全意義上堅定革命信念。

無論舞臺劇還是電影版的《哨兵》，與「香風」有關的政治訓誡嵌入了對白、布景設計與諸多視覺線索中。例如，一位團長在批評一名意志薄弱的解放軍戰士時說：「南京路上的老開果然可恨，但是，可惱的倒是這股熏人的香風！」<sup>76</sup>他還說：「香風吹進骨髓來了」。<sup>77</sup>「香風」也經由舞臺設計在視覺上呈現出來，如第二場的舞台背景是「充滿著太平景象的南京路」：「有解放區的歌聲，也有爵士音樂，有閃爍的霓虹燈，也有拂面的『香風』」。而該劇布景師說，「正面刻劃這種『香風』『和平』氣氛的目的，正是在於更深刻地襯托出階級鬥爭的複雜」，警示人們「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陰魂仍然未散，他們企圖用那些帶著毒素的香風，窒息我們的革命鬥

---

<sup>74</sup> Yomi Braester, “‘A Big Dying Vat’: The Vilifying of Shanghai during the Good Eighth Company Campaign,” *Modern China* 31, no. 4 (2005): 424-34.

<sup>75</sup> 如明人劉兌之《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有句云：「蕩香風研羅裙翠颭湘煙，行一步似朝雲遠赴凌波殿」；「春靄靄紅雲映玉除，輕拂拂香風透綺疏。」見黃義樞編：《紹興戲曲全編·明雜劇卷》（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6、10。或是〔明〕《玉簪記·西湖會友》：「爭馳車馬，香風暗送紅衫」。見〔明〕胡文煥編，李志遠校箋：《群音類選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43。感謝匿名評審人建議此資料，感謝任玲栗代為查找。

<sup>76</sup> 沈西蒙、漠雁、呂興臣：〈霓虹燈下的哨兵〉，《劇本》第2期（1963年），頁13。

<sup>77</sup> 同前註，頁17。



圖1 電影《哨兵》的截圖

志」。<sup>78</sup>此外，電影版《哨兵》中還有幾個標誌性場景，更生動地描繪了誘人的「香風」。(圖1)

此後，「香風」一詞的政治動能在黨的宣傳機器推動下進一步彰顯。該詞也出現在某些固定搭配中，如「資產階級的『香風』毒氣」，或「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值得注意的是，「香風」幾乎無一例外地被置於引號中，似乎作者有意防止讀者被「香」的字面意思所誤導和誘惑。它首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一篇對《哨兵》的評論中：「我們的戰士在槍林彈雨中得到鍛煉，得到成長，而在隱蔽的敵人面前，在資產階級『香風』毒氣面前同樣得到鍛煉、得到成長」。<sup>79</sup> 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1916-1985）在一個更為正式的

<sup>78</sup> 桂中生：〈淺談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舞台美術設計〉，《人民日報》第5版，1963年3月17日。

<sup>79</sup> 鳳子：〈在話劇舞台上的新收穫——推薦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人民日報》第5版，1963年3月10日。

講話中所使用的搭配略有不同，他說：南京路上好八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幹部、戰士的頭腦，……從而頂住了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sup>80</sup> 在一篇題為〈雜談風〉的文章中，作者討論了風的物理學原理之後，話鋒一轉，從政治角度對「香風」進行了闡釋：「從階級敵人那裡吹來的『風』，有時大，有時小；有時腥臭熏天，有時『香氣』撲鼻」。<sup>81</sup> 其措辭令人聯想到前文討論的《尚書》中的嗅覺隱喻。

有趣的是，「香風」的隱喻不僅存在於修辭領域，還延伸到了革命的現實世界之中。文化大革命的頂峰時期，一群上海的紅衛兵走上街頭「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在南京路上，他們宣布：「今天我們要在這裡徹底鬧革命，用我們的鐵掃帚徹底掃除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他們的方法之一是為「臭招牌」改名，因為這些招牌象徵著南京路血脈中的資產階級消費文化。例如，他們建議將著名的永安公司更名為「永紅」、「永鬥」或「紅衛」。<sup>82</sup> 由此，革命的氣息將取代資產階級的香風，使革命深入社會主義神經系統中的每個嗅覺細胞。

雖然「香風」總是謹慎地出現在引號裡，以防其危險的誘惑，「香花」在毛澤東的價值體系中卻是正面形象。1957年1月，在百花運動期間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香花」與「毒草」這組概念：「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sup>83</sup> 他繼續解釋說，只有允許毒草生長，才能與之作鬥爭；此外，毒草之所以有用，是因為「翻過來就是肥料」。簡言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作

<sup>80</sup> 〈集體的雷鋒 四好連隊的典型〉，《人民日報》第1版，1963年4月6日。

<sup>81</sup> 沙英：〈雜談〈風〉——思想札記〉，《人民日報》第5版，1963年6月1日。

<sup>82</sup> 〈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人民日報》第2版，1966年8月25日。

<sup>83</sup>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收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38。

鬥爭發展起來的」。<sup>84</sup> 此論述體現了毛澤東獨特的辯證法思想，隨後不久，「香花」與「毒草」的比喻出現在更具影響力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成為反右運動的前兆。在此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個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sup>85</sup> 由此釋放的信號是毛澤東將不再為百花齊放提供自由的土壤，相反，他要擴大威權，在黨的名義下，用自己的標準來界定「香」與「臭」。

此後，「香花」和「毒草」在政治話語中迅速繁殖，在推動反右運動和文革所必需的愛恨兩極化情緒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劇作家歐陽予倩（1889-1962）是最早將這對比喻寫入著作的文化官員之一，他聲稱：「我們只要知道如何培養香花，如何處理毒草，就不會想到把所有的草都除掉只讓一花獨放」。<sup>86</sup> 歐陽的自由主義思想暴露了他遲鈍的「政治嗅覺」，表明他沒有抓住毛澤東講話的精髓，幸運的是，這發生在反右運動的風暴來臨之前。隨著政治舞臺的日益激進化，自由闡釋的空間急劇縮小，污穢與芬芳必須得到涇渭分明的界定。例如，1965年姚文元（1931-2005）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中總結道：「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sup>87</sup> 這種不由分說的立場為此後非黑即白的政治判斷奠定了基調，如同《解放軍報》的一篇社論指出：「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才能辨別出哪是香花，哪是毒草，哪是高尙的無產階級思想品德，哪是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和『糖衣炮彈』」。<sup>88</sup> 一旦「階級分析」

<sup>84</sup> 同前註。

<sup>85</sup>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收於《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93。

<sup>86</sup> 歐陽予倩：〈聽了毛主席的報告的幾點體會〉，《人民日報》第7版，1957年3月19日。

<sup>87</sup>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1965年11月30日。

<sup>88</sup> 〈不忘階級鬥爭〉《解放軍報》八月一日社論摘要，《人民日報》第2版，1963年8月3日。

成為唯一的尺規，自由主義的聲音無有容身之地。那麼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花園裡，香花是什麼？毫無疑問，樣板戲《白毛女》被譽為「毛澤東文藝思想培育下開放的一朵香花」；<sup>89</sup> 另一部樣板戲《紅燈記》則被一名工人稱讚為「無產階級文藝的大香花」。<sup>90</sup>

為何「香風」污穢不堪，而「香花」卻芬芳可愛？對於嗅覺細胞和神經來說，兩者的氣味有何差別嗎？在毛澤東時代，或許沒人敢問這些問題，即使他們事實上並無法區分兩者。這不是一個尋求真理的時代，而是一個接受「真理」的時代。毋庸置疑，「香風」與奢靡的關聯性在傳統文化中已然建立，並招致不同程度的批評，然而，如果遵循嗅覺的生物學邏輯，就會知道，香風和香花在大多數人的嗅覺神經系統中均引發愉悅的情感。這兩個訴諸馨香的政治術語之並存，對毛時代的政治是頗具諷刺意味的調侃，以一種詭異的方式演繹了毛澤東之「矛盾論」。<sup>91</sup> 毛式辯證哲學中蘊含的模糊性與矛盾性實則是一種操縱的策略，也是此哲學的實用價值所在；而本質上非理性的嗅覺是操縱的理想武器。

## 七、結語

《楚辭》之〈九章·涉江〉中有詩句云：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sup>92</sup>

<sup>89</sup> 丁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朵香花〉，《人民日報》第6版，1966年6月12日。

<sup>90</sup> 〈陽光雨露育新花〉，《人民日報》第3版，1968年7月4日。

<sup>91</sup>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85-92.

<sup>92</sup> 屈原：《楚辭·九章·涉江》，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chu-ci/she-jiang/zh>，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眾所周知，作為同僚誹謗和昏聩統治的受害者，屈原（約343-約278BC）對名譽和節操的堅守使他與墮落的社會格格不入，而詩歌則是他抒發個人憂思與憤懣的工具。由此推斷，「腥臊並禦」是他對朝廷高官為虎作倀的道德控訴，「芳不得薄兮」則是對高貴靈魂之放逐的悲歌。此詩句以嗅覺寓言表達對國家和詩人自身遭遇的深切悲嘆，與毛澤東「糞土當年萬戶侯」有不謀而合之處。然而，兩者的區別在於，政治家毛澤東將惡臭的糞土用作了政治鬥爭的武器，而詩人屈原選擇香草美人獨善其身。換言之，兩者都意識到了氣味的寓言與情感力量，但毛澤東更進一步，將這種力量為己所用：通過訓練敏銳的政治嗅覺，他創造了多疑的政治文化，以歪曲基於邏輯的理性判斷；經由傳播惡臭的穢語，他助長了粗俗與無情的革命文化，使革命暴力合法化；通過製造互相矛盾的嗅覺隱喻，他操縱和壟斷政治話語。由此，毛澤東和他的政黨機器訓練和再訓練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嗅覺系統，使嗅覺成為「政治權力的情感根基」之組成部分，並在集體記憶和感覺結構中留下深層的烙印。<sup>93</sup>

毛澤東的直覺基於嗅覺的生物和社會邏輯：在不同文化與宗教傳統中，惡臭常被用以污名化社會群體、攻擊敵人以及強化負面的價值。地獄般的惡臭在大多數宗教文化中均存在，<sup>94</sup> 19世紀末中國的反基督教宣傳也運用嗅覺語彙詆毀基督教文本：「狗屁妖書如糞臭」。<sup>95</sup> 類似的例子當代也有，2010年美國紐約州州長競選期間，

---

<sup>93</sup> 近代史上不同政治話語中的嗅覺語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如國民黨的修辭策略傾向於「雅文化」，但國民黨資深政治家吳稚暉則慣以離經叛道之穢語表達政治和社會批判，參見雷勤風著，許暉林譯：《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臺北：麥田，2018年），頁199-205。

<sup>94</sup> Constance Classen, "The Breath of God: Sacred Histories of Scent," 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 ed. Jim Drobnick (Oxford: Berg, 2006), 382-384.

<sup>95</sup> Anthony Clark, "Rape, Baptism, and the 'Pig' Religion: Chinese Image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Beating Devils and Burning Their Books: Views of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ed. Anthony E. Clark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0), 61.

茶黨 (Tea Party) 候選人卡爾·帕拉迪諾 (Carl Paladino) 曾向選民寄出充滿垃圾味的競選傳單，他與毛澤東具有同樣的直覺，希望通過嗅覺傳遞政治訊息：「奧爾巴尼真的有股惡臭」 (Something really stinks in Albany)。而鑑於他贏得了初選，這一策略似乎確實小有成效。<sup>96</sup>

科學研究進一步揭示了連接氣味與社會判斷的生物學基礎。一支由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組成的團隊結合行為操縱 (behavioural manipulation) 與神經成像 (neuroimaging) 的方法，測試了氣味如何影響人們推斷他人的性格，並作出喜好和道德判斷。他們的結論是，負面的氣味不僅引發對特定人物的負面感知，更全面影響對此人的判斷。換句話說，我們一旦將難聞的氣味與某人相聯繫，便傾向於根據這種聯繫來感知和判斷此人，而忽視行為和具體情境的差異。腦部神經成像的分析也表明，神經系統參與了此過程。<sup>97</sup>

當群眾被動員去批臭某人時，他們的腦細胞有何反應？當他們看到「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一般的劉少奇時，神經活動是怎樣的？如果能用腦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技術研究他們的大腦，我們或許會發現，宣傳中負面的嗅覺聯想可以建立特定的神經連接，如果宣傳宣稱某人的身體與道德均散發惡臭，群眾的判斷也會不自覺受左右。社會主義革命的神經生物學基礎仍是有待研究的課題。

最後，筆者以德國小說家徐四金 (Patrick Süskind) 《香水》的故事作結。主人翁葛奴乙 (Jean-Baptiste Genouille) 在兩年間殺害了十幾位處女，從她們身上收集「原料」，製作出了一款最「偉大」的香水，只需一滴，就能俘獲所有人，讓整個世界讚美他、愛慕他、

---

<sup>96</sup> Robert Sapolsky, "Metaphors Are Us: War, Murder, Music, Art. We Would Have None without Metaphor," *Nautilus* 75 (September 2019).

<sup>97</sup> Philipp Homan et al., "Aversive Smell Associations Shape Social Judgment,"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144 (2017): 86-95.

渴望他、崇拜他。他將自己變成了上帝，他的香水中隱藏著權力，一種可以俘獲全人類之愛慕的戰無不勝的力量。<sup>98</sup>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人類學〉中指出氣味的不可迴避性，並譴責嗅覺「與自由相對立」。但正是出於此因，葛奴乙（或許毛澤東亦然）認為嗅覺是影響和操縱感官生物的最有效媒介。<sup>99</sup> 葛奴乙這樣闡釋他的「嗅覺暴政綱領」：

人們在偉大、恐怖或美麗的事物面前可以閉起雙眼，對優美的旋律或蠱惑的話語可以充耳不聞，但卻不能迴避氣味。因為氣味是呼吸的孿生兄弟，它隨著呼吸進入人體，凡是欲求生存之人皆無法與之抗衡。氣味深入到每一個人的核心所在，直抵心靈，區分好壞、愛恨、欽慕與鄙夷、厭惡與渴求。誰掌控了氣味，誰就掌控了人心。<sup>100</sup>

這一宣言指出了身體與權力、感官與政治相互滲透的關係，冥冥之中與毛澤東的嗅覺政治應和，實為歷史與虛構交會處的弔詭。

<sup>98</sup> Patrick Süskind,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trans. John Wood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235-255 (引文見頁252).

<sup>99</sup> Richard T. Gray, "The Dialectic of 'Enscenment': Patrick Süskind's 'Perfume' as Critical History of Enlightenment Culture," 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 ed. Jim Drobnick (Oxford: Berg, 2006), 239.

<sup>100</sup> Süskind, *Perfume*, 155. 本段引文參照中譯本並略作修改：帕·聚斯金德（徐四金）著，李清華譯：《香水：一個謀殺犯的故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頁145。

## 徵引書目

-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解放軍報》，1966年5月4日。
- 〈上海天津革命小將和商業職工向剝削階級「四舊」發動總攻〉，《人民日報》第2版，1966年8月25日。
- 〈中央轉發華東局關於五反的全面策略觀點和部署計劃〉，1952年3月22日，運動史數據庫。
-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彙集〉，1957年1月，運動史數據庫。
- 〈毛澤東和文藝界人士的談話〉，1957年3月8日，運動史數據庫。
- 〈毛澤東在武漢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4月6日，運動史數據庫。
- 〈不忘階級鬥爭《解放軍報》八月一日社論摘要〉，《人民日報》第2版，1963年8月3日。
- 〈江青聽取上海樂團音樂會時的講話〉，1973年10月29日，運動史數據庫。
- 〈李維漢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57年4月4日，運動史數據庫。
- 〈把大叛徒劉少奇批得遺臭萬年〉，《人民日報》第3版，1969年2月7日。
- 《尚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shang-shu/>zh，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鬥垮吳晗的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人民日報》第5版，1966年4月19日。
- 〈鬥倒鬥垮鬥臭一切黑幫〉，《人民日報》第2版，1966年8月10日。
- 〈革命大批判的模範〉，《人民日報》第2版，1967年7月21日。
-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第1版，1966年6月6日。

- 〈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幟積極投入戰鬥〉，《人民日報》第1版，1967年4月3日。
- 《國語》，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guo-yu/zh>，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大眾日報》，1957年6月18日，運動史數據庫。
- 〈堅決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人民日報》第3版，1957年9月13日。
- 《莊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zhuangzi>，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陽光雨露育新花〉，《人民日報》第3版，1968年7月4日。
- 〈集體的雷鋒 四好連隊的典型〉，《人民日報》第1版，1963年4月6日。
- 〈賀龍關於改進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指示〉，1965年8月，運動史數據庫。
- 〈搞臭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民日報》第1版，1958年4月13日。
- 〈對於反革命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人民日報》第1版，1951年3月7日。
- 《禮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liji>，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黨的歷史上的重大勝利〉，《人民日報》第1版，1955年4月10日。
- 《人民日報》編輯部：〈關於斯大林問題〉，《人民日報》第1版，1963年9月13日。
- 丁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朵香花〉，《人民日報》第6版，1966年6月12日。
- 戈：〈學生紛紛集會 教師連日報告：復旦大學師生反右派鬥志昂揚〉，《解放日報》，1957年7月1日。
- 《文匯報》編輯部：〈革命造反有理萬歲〉，《文匯報》，1967年1

月6日。

毛澤東：〈編者按〉，《人民日報》第2版，1955年5月13日。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詩刊》，1957年第1期，頁4-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北京大學學生會：〈北京大學學生會抗議《文匯報》歪曲真相、到處點火〉，《文匯報》，1957年7月7日。

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戰鬥團：〈火燒孔家店——討孔宣言〉（1966年11月7日），《討孔戰報》，1966年11月10日，運動史數據庫。

《北京日報》編輯部：〈紅衛兵小將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鋒〉，《北京日報》，1967年7月21日。

汪子嵩等：〈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人民日報》第3版，1954年12月7日。

李 凌：〈向劉司令員吹些和風細雨〉（大字報），1957年5月，運動史數據庫。

沈西蒙、漠雁、呂興臣：〈霓虹燈下的哨兵〉，《劇本》第2期，1963年，頁2-61。

沙 英：〈雜談〈風〉——思想札記〉，《人民日報》第5版，1963年6月1日。

邵燕祥：《人生敗筆——一個滅頂者的掙扎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

- 帕·聚斯金德著，李清華譯：《香水：一個謀殺犯的故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
- 茅盾：〈提高警惕，挖盡一切潛藏的敵人〉，《人民日報》第3版，1955年6月15日。
- 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人民日報》，1958年2月28日。
- 屈原：《楚辭》，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chu-ci/zh>，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胡文煥編，李志遠校箋：《群音類選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荀況：《荀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xunzi>，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人民日報》，1965年11月30日。
-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宣傳處：《革命對聯選》，1966年8月22日，運動史數據庫。
- 《紅旗》雜誌編輯部：〈向人民的主要敵人猛烈開火〉，《紅旗》第12期，1967年8月1日。
- 逢先知：《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桂中生：〈淺談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舞台美術設計〉，《人民日報》第5版，1963年3月17日。
- 黃藥眠：〈我的檢討〉，《人民日報》第10版，1957年7月19日。
- 費孝通：〈費孝通給中央民族學院蘇克勤副院長的一封檢查信〉，1957年8月，運動史數據庫。
- 傅京亮：《中國香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
- 雷勤風（Christopher Rea）著，許暉林譯：《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臺北：麥田，2018年。
- 楊耳：〈談立場問題〉，收於共青團長春市委宣傳部編印：《反右

- 派鬥爭學習材料》，1957年，運動史數據庫。
- 新華社：〈錢學森等在科學工作者集會上痛斥右派〉，《人民日報》，1957年6月22日。
- 鳳子：〈在話劇舞台上的新收穫——推薦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人民日報》第5版，1963年3月10日。
- 鄢文遠：〈把我國的修正主義總後台掃到歷史垃圾堆裡去〉，《人民日報》第4版，1967年4月11日。
- 劉向：《說苑》，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址：<https://ctext.org/shuo-yuan/>，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劉兌：《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收於黃義樞編：《紹興戲曲全編·明雜劇卷》，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歐陽予倩：〈聽了毛主席的報告的幾點體會〉，《人民日報》第7版，1957年3月19日。
- 《人民日報》數據庫，網址：<http://r mrb.egreenapple.com.ezproxy.is.ed.ac.uk/>，檢索日期：2021年5月7日。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網址：<https://ctext.org/>，檢索日期：2021年9月8日。
- 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網址：<http://ccrd.usc.cuhk.edu.hk/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21年5月7日。
- Apter, David,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Axel, Richard. "Scents and Sensibility: A Molecular Logic of Olfactory Perception." Nobel Lecture (December 8, 2004), 234-56.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0.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axel-lecture.pdf>.
- Barmé, Geremie. "New China Newspeak [新華文體]."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0. <http://chinaheritage.net/archive/academician-archive/geremie-barme/grb-essays/china-story/new-china->

- newspeak-%E6%96%B0%E5%8D%8E%E6%96%87%E4%BD%93/.
- .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Armonk: M.E. Sharpe, 1996.
- Braester, Yomi. “‘A Big Dying Vat’: The Vilifying of Shanghai during the Good Eighth Company Campaign.” *Modern China* 31, no. 4 (2005): 411-47.
- Ch’ên, Jerome, and Michael Bullock.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Thirty-Seven Poems by Mao Tse-Tu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heng, Yinghong.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 Clark, Anthony E. “Rape, Baptism, and the ‘Pig’ Religion: Chinese Image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Beating Devils and Burning Their Books: Views of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edited by Anthony E. Clark, 43-81.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0.
- Classen, Constance. “The Breath of God: Sacred Histories of Scent.” 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 edited by Jim Drobnick, 375-390. Oxford: Berg, 2006.
-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Geaney, Jane.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Gray, Richard. “The Dialectic of ‘Enscenment’: Patrick Süskind’s ‘Perfume’ as Critical History of Enlightenment Culture.” In *The Smell Culture Reader*, edited by Jim Drobnick, 235-253. Oxford: Berg, 2006.
- Homan, Philipp, Benjamin A. Ely, May Yuan, Tobias Brosch, John Ng, Yaacov Trope, and Daniela Schiller. “Aversive Smell Associations

- Shape Social Judgment.” *Neurobiolog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144 (2017): 86-95.
- Howes, David. “The Expanding Field of Sensory Studies.” *Sensory Studies*. Accessed July 19, 2021. <https://www.sensorystudies.org/sensorial-investigations/the-expanding-field-of-sensory-studies/>.
- Huang, Xuelei. *The Cesspool and the Rose Garden: The Social Life of Smell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Ji, Fengyuan. *Linguistic Engineering: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ao's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Joseph, John Earl. *Language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i, Kwok-sing, ed. *A Glossary of Political Ter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ink, Perry.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Lu, Xing.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mpact on Chinese Thought,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 Payne, Robert. “The Poetry of Mao Tse-Tung.” *The Literary Review* 60, no. 3 (2017): 19-23.
- Perry, Elizabeth, and Xun Li. “Revolutionary Rudeness: The Language of Red Guards and Rebel Workers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edited by Jeffrey N. Wasserstrom, 221-236. London: Routledge, 2003.
- Pye, Lucian W.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M.I.T, 1968.

- Sapolsky, Robert. "Metaphors Are Us: War, Murder, Music, Art. We Would Have None without Metaphor." *Nautilus* 75 (2019). <http://nautil.us/issue/75/story/metaphors-are-us-rpp>.
- Schoenhals, Michael.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in Chinese Politics: Five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Süskind, Patrick.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Translated by John Wood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1.
- Wang, Ban, ed. *Words and Their Stories: Essay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iden: Brill, 2010.
-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